

拜父母：「養育恩此身難報，」拜兄嫂：「你孝順堂上雙親！」忽然間又聽得轎馬來到，眼流淚濕衣衫上轎登程。有彩旗並鼓樂吹打齊響，那笙簫聲音細鬧鬧沉沉。打燈籠並火把前行開路，有人夫和轎馬護送佳人。在途中說不盡山清水秀，正走間抬頭看到了府門。有太守出衙門前來接住，到後堂點香燭同拜爲婚；拜天地與先靈結成鸞鳳，趙金定忙來接迎入房門。傅賽金抬起頭一眼看見，叫：「姐姐！你今日才下天廷！在我家織綢緞多受辛苦，自分別無一日不掛在心。」有仙姑聞聽說開言便講，叫：「賢妹！駕在上聽說事因，爲姐的在天宮所生一子，今日裏送下凡托咐你身。那痘癩和疾病我身帶去，這孩子長大來必定成名。叫丈夫聽我的良言相勸，做官人要清正致君澤民，一家人務須要平心和順，這都是真實話你們詳情。」這仙姑說不盡千言萬語，一面說一面哭大放悲聲，忽聽得譙樓上更鼓聲響，立時間辭別了要上天門。

仙姑言語方已畢，三人拉住放悲聲：「多在凡間住幾日，慢慢收拾上天庭。我們怎麼捨得你？才得相會又離分！」仙姑聽說多掉淚，尊聲：「丈夫！聽奴情，今日夫妻來分別，拆散鴛鴦兩下分。董永一見妻子去，放聲哭在地埃塵；賽金、金定都哭送，三人哭得好傷心。賽金連忙叫：「姐姐！站住聽妹說一聲：三朝孩兒交與我，叫奴怎得撫成人？如今幼小不吃飯，吩咐一句好丟心。」

仙姑聽見如此說，叫聲：「賢妹！你且聽：鐵瓢煮米將布瀉，冷來只用衣遮身；痧癩痘疾我帶去，並無災難長成人。知道妹妹多賢慧，三朝孩兒撫得成，後娘只要寬心領，衣食富貴自然生。兒若那些不是處，爲娘須要莫在心。兒餓兒冷母知道，衣服鞋脚要辛勤。心想與你住幾日，違犯天條罪不輕。這些都是真情話，妹妹牢牢記在心。」仙姑囑咐方才了，一道清風不見形。夫妻三人嚎啕哭，鐵石人聞也淚淋。

話說董永夫妻三人自仙姑去後，不覺三載；賽金產生一子，取名董仲遺。光陰迅速，春去夏來，二子漸漸長大成人了，賽金一樣待承，送往學堂攻書。忽一日董仲書在書房睡着，同窗陶貢生之子陶生將蒜在仲書鼻子一透，仲書醒來罵道：「誰人透董公子鼻子？」陶生罵道：「怕不曉得你是董家兒子！從前你父母賣在傅家，燒火掃地，隨叫隨使。你是家奴之輩，怕不曉得你！」仲書聽說，滿面含羞，心中不悅，跑回家來，稟告他父母得知。因此一言，合該生出後事，要使他母子相會，各有道理也。

仲書聽得如此語，將書扯得碎紛紛，四書文章都扯了，筆硯丟在地埃塵。啼啼哭哭轉家內，來到堂前見母親，一見賽金雙膝跪，「娘親聽稟！」叫幾聲。「兒在學堂攻書史，陶生罵兒訴不清。」

董仲書回家中雙膝跪地，稟：「母親駕在上，聽說事因：兒在那學堂內與人吵鬧，

陶家子凌辱我好不傷心。那陶生罵父親爲奴之輩，罵母親是傅家使喚之人。

爲兒的年幼小難以知道，望母親說分明使兒放心。兒只說生身母只有一個，

又誰知他罵兒別有娘親？」

賽金女聽得說無言答對，

心問口口問心說出真情：

「想當初兒父親果然貧困，

兒祖母年高大身死幽冥，

無衣衾少棺木難以安葬，

果賣身在我家葬了娘親。

斗牛宮宣兒母差下凡塵，

你母親領玉旨怎敢留停？

下凡後與兒父結為婚姻，

槐陰樹為媒證配合朱陳。

同到我家庭內做工還帳，

三年後帳還滿又上天庭；

在天宮生下你兒怎知道，

才三朝送下凡交與娘身。

到如今娘撫兒一十三歲，

到學堂攻書文漸漸長成。

陶學生叫罵你休要淚淋，

兒身體是上界仙骨仙根，

休聽他亂胡言要把書讀，

宗師到考中了皇榜標名。

自古道：「真金子那怕火煉？」

大樹正不怕他月影橫傾。」

賽金苦把良言勸：

「嬌兒聽娘說原因：

還要學堂將書讀，

那時高中點頭名，

仙骨仙根誰比你？」

兒母上界月娥星。

陶生亂講胡言語，

墜落輪迴不超生。」

仲書聽說回言答：

「母親聽兒說根生：

他在學堂叫罵我，

傷人骨肉痛人心。

母親今說根由事，

要尋生身老母親；

天涯海角去尋訪，

得會兒母方遂心。」

董仲書聽根由雙垂珠淚，

拜辭母心傷慘便要登程。

「望娘親備路費收拾行李，

或天涯或海角兒去找尋。」

傅賽金聽兒說三魂不在，

「兒母親在天宮那裏去尋？」

依娘勸莫癡想休要前往，

倒不如苦攻書皇榜標名。

雖然我是繼母不能虧你，

撫嬌兒如珍寶勝似親生。」

董仲書忙回答：「娘親在上，

去尋母見一面死也甘心。」

那賽金見仲書一心要去，

叫：「我兒！去請問卦命先生，

袁天罡他能知天文地理，

能得會不能會才好前行。」

董仲書聽母言即忙前去，

到那裏請天罡占卦求神。

袁先生便問道：「爲何事故？」

仲書說：「去尋母指引前程。」

袁天罡把卦占分明剖斷：

「尋你母到六月二十四辰，

會仙橋有七口清水池塘，

那時間有七個仙姑浴身；

有穿綠有穿黃難以分認，

休得要行莽撞——看清，

穿紅的她不是休要錯認，

後一個穿青的是你娘親。」

董仲書聽此言喜之不盡，

叫：「母親！快收拾，兒要前行。」

賽金母便囑咐：「路途謹慎！

派一人來相伴才好起行。」

董仲書把手搖，「獨自一個，

袁先生吩咐我莫要帶人。」

就此間告辭母望前而進，

在途中看不盡野外鄉村，

過一山又一嶺崎嶇難行，

恨不能在此間得會娘親。

那山中路凶險無有去路，

將天罡路途引觀看分明。

火燒坡、石留壩前行一樣，

叢林內百鳥啼猿猴吟聲，

觀松柏四時青果然不假，

那樹木乾枯了好似麻林。

四方看自嗟嘆無人來往。

悽慘慘一個人獨奔前程，

過前山走後嶺曉行夜宿，

會仙橋今不遠就在面前。

到六月二十四月娥下界，

到池邊現原形七個美人；

董仲書來看見連忙躲避，

待等她沐浴了穿上衣衿。

七個人在池中沐浴身體，

上岸來穿衣衿就要駕雲，

有仲書忙上前將母拉住，

叫一聲：「生身母，苦命娘親！」

七仙姑回頭看忽然吃驚，

「是何人拉住我這等胡行？」

有仲書看見娘放聲大哭：

「甚情由丟了我身落凡塵？」

賽金母撫兒大送入學館，

人罵兒無娘子才尋母親。」

七仙姑聽得說眼中流淚，

忙拉着嬌兒手哭訴分明：

「在天宮生下兒三朝未滿，

奉玉旨送下凡交與賽金。

娘只說母子們不能相會，

誰知道在今日得見兒身？

過千山並萬水兒來尋找，

不枉自我的兒一點孝心。

今日裏重相會花又發蕊，

難得她賽金母撫你成人！

吩咐兒回家去好生孝順；

賽金母撫兒大費盡辛勤，

費千辛和萬苦推濕移乾，

爲兒子要知道孝順親心。

爲娘的分付你牢牢記着，

我的兒你今日且住悲聲。」

話說仙姑說道：「誰人指引你前來？」仲書說道：「兒在袁天罡那裏占卦，方知路徑。」仙姑說道：「有

銀盤一個，兒拿去酬謝袁天罡。又賜你仙瓜一個，將瓜中之子，三步一棵，點在路傍，異日照着瓜籐，前來

相會。兒可閉住眼睛，帶你上天耍幾日，送你下來。」仲書閉眼，仙姑騰空去了。仲書睜眼不見母親，放聲

大哭。

仙姑說話方已畢，

一道金光不見形。

不表仙姑歸天界，

又說仲書在凡塵。

睜眼不見生身母，

放聲痛哭最傷心。

「想母必定上天去，

兒在凡間怎丟心？」

望着空山高聲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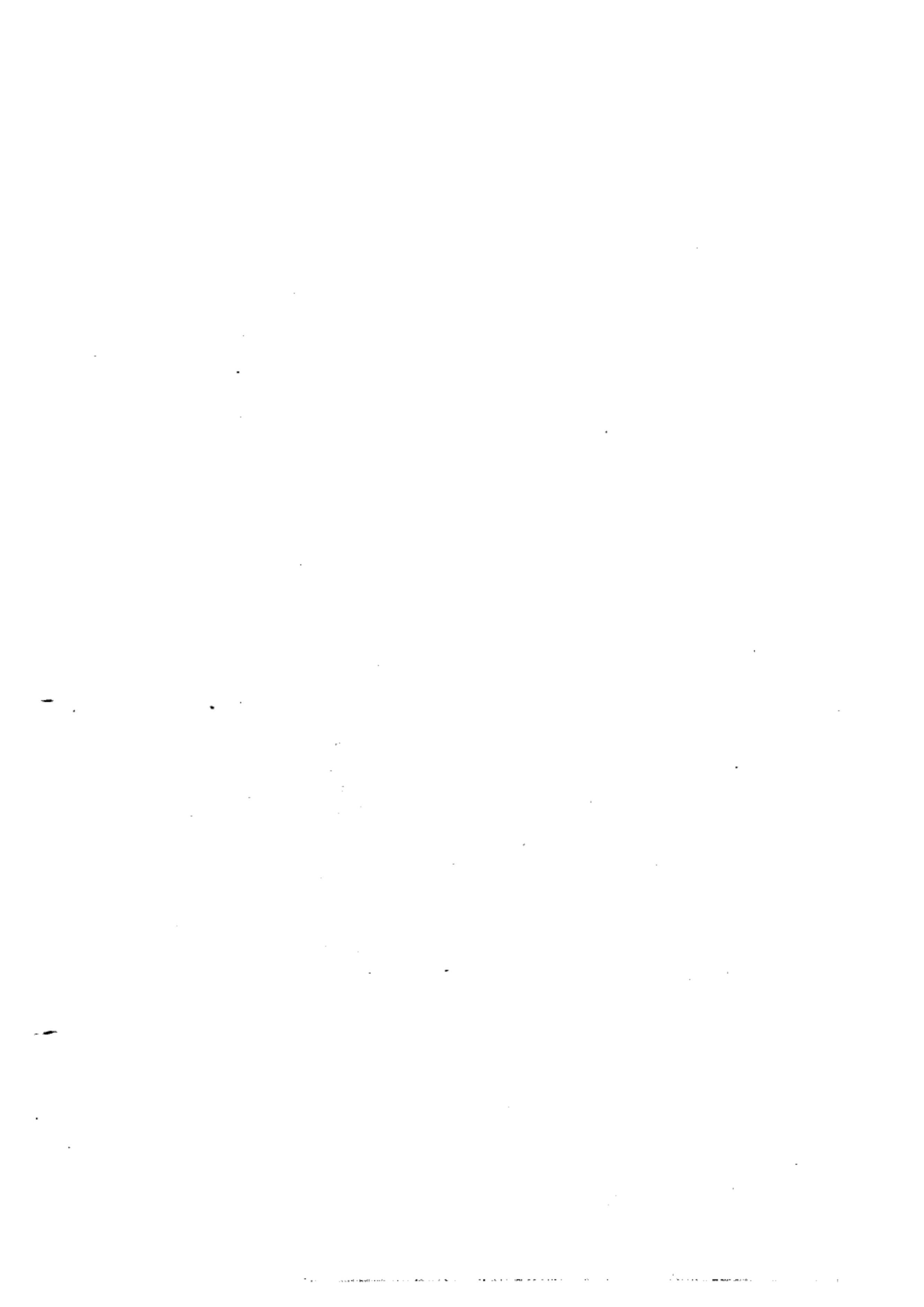
不見我娘應一聲！」

只得含淚往前走，

登山涉嶺奔回程。

却說仲書想道：「母親叫將這瓜子三步點他一顆，我今一步點他一顆。」上了大路，回頭一看，只見萬丈荆榛，塞滿道路。於是歸家將會母之事一一告稟。傅賽金說：「將這銀盤去謝袁先生。」仲書將銀盤送去，便說道：「多蒙先生占卦，特來致謝。」天罡接來，放於書上，忽見一團烈火將書燒燬，只救得六十六個甲子。至今占卦不靈也。

〔據清末雲南煥文堂刊本，鑫文書局石印本，四川清末銅邑森隆堂刊本，舊鈔本彙訂。〕



彈

詞



董永賣身張七姐下凡織錦槐蔭記

閑暇無事共談天，
一代一代有書篇，
諸君不信看董永，
窮到賣身把孝全。
董永家住湖廣地，
潤州丹陽槐陰村。
有箇員外董彥珍，
娶妻羅氏老安人，
夫妻二人多和順，
生下一位小郎君；
員外一見心歡喜，
取名董永小官人。
一週二歲娘懷抱，
三週四歲離娘身，
五六歲上貪玩耍，
七歲入學讀書文。
董永讀書多聰敏，
先生也愛小學生。
「此子後來非凡子，
定是朝中棟樑臣。」
五經四書如流水，
作文寫字又超羣。
董永正把書來讀，
一樁禍事到來臨。
那日放學回家去，
去到高堂見雙親；
忽見安人得了病，
臥在牀上不起身，
一時發熱一時冷，
吃藥不能往下吞。
誰知安人病加重，
珠淚滾滾叫：「夫君！
我的病入膏肓了，
看來必死決無生。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分！」
又叫：「董永姣生子！
爲娘死後莫憂心。」
夫人說完咽喉哽，
三魄杳杳到幽冥。
員外只是號啕哭，
七歲董永點起燈，
叫聲：「親娘！」不答應，
哭聲：「娘親！」不做聲，
「孩兒年小不知事，
未曾報答我娘恩。」
員外哭得肝腸斷，
董永哭得兩眼昏；
父子哭得如酒醉，
鐵石人聞也淚淋。
忙買棺木來入殮，
收屍入殮請高僧，
七日七夜齋和醮，
先問路來後安靈。
齋事已畢請地理，

揀選吉日葬夫人。高堆墳塋回家轉，人死財散果是真。家業凋零日見壞，員外叫聲：「小姣生！
夜間靈堂來守孝，日往學中攻書文，切切莫把光陰誤，用心用意讀五經；早早去把龍門跳，
光宗耀祖顯門庭。」董永聽說珠淚滾，一口黃連苦在心，勸父：「早晚少憂悶，君子憂道不憂貧。
家計寒薄慢慢過，破船還要往前行。」伶俐乖巧小董永，反用良言勸父親。父囑：「學中用心讀，
莫把你娘掛在心。古人言語說得好：『人死不能再復生。』只聽春雷一聲響，方顯董門後代人。」
人生一世草一春，人不知春草知春，長江後浪催前浪，日月如梭暗催人；記得去年梅花放，
不覺又是楊柳青。員外朝朝想妻子，董永夜夜叫：「娘親！」光陰似箭容易過，不覺又是五年春。
員外思想憂成病，或冷或熱不安寧，頭疼眼花坐不住，睡倒在床不起身。董永書房得一信，
唬得心中吃一驚，文章丟在東洋海，那管先生不先生。一氣跳到自家門，跪在床前叫：「父親！」
連叫幾聲不答應。口內不住亂呼：「親……」一雙眼睛往上掄，唬得董永冷汗淋，立起身來往外跑，
要到長街問醫生。董永在路跑得快，來在長街上面存，看見「儒醫」兩個字，忙進藥店問先生：
「我父得了心中病，渾身發熱眼上睜，口內胡言說胡話；特請先生有名人，救得父親身體好，
掛牌上匾謝先生。」醫生開口叫董永：「自古百病受寒涼。陽明虛寒化了熱，胡言亂語發顛狂。
眼往上翻不妥當，我用十全大補湯，能補五臟並六腑，紅棗三枚三片薑。上罐煎成湯一碗，
管教吃了自安康。」董永接藥拏回轉，辭過先生不留停，一直跑到家庭內，瓦罐燒藥用水煎；

三煎三滾香氣出，持藥端到內房門。
補藥不苦反而香，吃了此藥病就好。
聞見藥味作惡心，半口不能往下吞。
眼一翻來腿一伸，一言未了咽喉哽，
猶如泰山往下倒，一頭跌倒地埃塵。
無計能留好傷心，哭得天昏與地暗，
哭得綉女停針線，哭得魚兒水上行，
驚動靈霄殿內人，此是後話且不講。
自古人情分冷暖，世態炎涼果是真。
衣衾棺槨沒分文，又無親來又無友，
九歲黃香能扇枕，丁蘭刻木事母親。
也要留名萬古存，一直走到大街上，
無奈只得開口訴，「二街兩巷君子聽，
父親把我撫成人，今日一旦歸陰去，
代我出得銀幾兩，回家安葬我父親，
把我父親送下土，

忙把父親來扶起，
慢慢調理得安康。」
叫聲：「董永聽我說，
嗚呼哀哉入幽冥。
半個時辰方甦醒，
難分日月共五星；
哭得神仙也流淚。
董永越哭越傷心：
我父得病兩三載，
叫我如何葬父親！
董永想得千般盡：
頭插草標自賣身。
小人住在董家村，
衣衾棺木無半文。
把我父親送下土，

叫聲：「父親聽端詳：
孩兒煎來藥一劑，
員外恍惚把眼睜，
伸手接碗戰兢兢，
自古藥醫有緣人。
董永急叫生身父，
連叫幾聲不做聲；
無緣妙藥全無用。」
哭叫生身老父親：
「閻王勾去我的父，
哭得百鳥停住翅，
風吹松竹動哀情；
鐵打羅漢也傷心。
一場大哭不打緊，
有錢有勢人欽敬，
無錢無勢冷清清，
家當什物賣乾淨；
不幸我父歸陰去，
大舜耕田行孝道，
唐氏乳母留美名，
「賣身買棺葬父親！
雖然難比古人樣，
長街曲巷都走到，
那有人來問一聲？
姓董名永是我身。
幼年不幸死了母，
萬分無奈將身賣，
那個行善作福人？
愿作奴婢使用人。」
大街小巷俱走盡，

叫乾咽喉沒人應。不分男女都來看，
家中因爲買紬緞，員外親到十字街。
「有甚難事在胸懷？」員外即便開言問：
董永聽說雙流淚，施禮便把「員外」稱，
我父名叫董彥珍。幼年不幸死了母，
萬分無奈將身賣，望祈員外發善心。
愿作奴婢使喚人。」員外聽說嘆口氣：
孟宗哭竹冬笋發，你比孟宗勝幾分。
決不把你下看承，代我執掌家用賬，
董永把銀接在手，千恩萬謝姓傅人：
急急忙忙奔家門。左隣右舍人知道，
幫忙抬棺好安頓。董永送父入山林，
又把紙錢燒幾斤。俯着低頭回家轉，
好往傅家把工作。門戶托咐左右隣。
丟下孩兒靠何人？好似月被浮雲掩，
好似孤雁失了羣，好似水上浮萍草，
飄飄蕩蕩不生根。

董永急得汗淋淋。東門有個傅員外，
看過一叢人擁擠，當中擁着小英才，
「學生你且上前來。」家住何街並何巷？
「我家住在董家村，不是無名少姓人。」
父親把我撫成人；昨日我父歸陰去，
若能與我銀幾兩，回家買棺葬父親；
「可憐書生行孝人！古今孝子從頭數，
書生隨我家中去，與你散碎幾兩銀，
二年三年憑你心。這裏白銀十兩正，
「但愿你有彭祖壽，福如東海享遐齡。」
冷心改換熱心人，齊到董家幫收殮，
與母同葬共一處，挑起一座大高坟。
叩謝隣舍幫忙人，靈前哭聲雙父母，
辭別靈位把門出，淚如泉湧往下傾。
好似孤雁失了羣，好似水上浮萍草，
「雙父母歸陰去，

我的苦處對誰說？

何人能知我的情？

一口怒氣往上界，

驚動靈霄張玉尊。

「耳熱眼跳爲何事？」

忙問太白李長庚。

太白金星忙啓奏：

「我主在上聽原因：

下方湖廣丹陽縣，

槐陰莊上出賢人。

一十三歲小董永，

家道貧窮苦煞人。

父親死後無棺木，

賣身葬父入墳塋；

殯葬父親歸了土，

要到傅家去作工。

父親靈前無人伴，

故有怨氣往上冲。

玉皇聞言心歡喜，

「太白金星你是聽：

董永是個大孝子，

真正孝感動天心。

你往瑤池見王母，

領了嫦娥下凡塵，

送到湖廣丹陽縣，

好與董永配成婚。」

太白金星領了旨，

見了王母說分明。

王母娘娘將言問：

「那個嫦娥下凡塵？」

一衆嫦娥不開口，

惟有七姑笑盈盈。

王母娘娘知道了，

叫声：「七姑聽原因：

你跟太白下凡去，

去與董永配成婚。」

六位仙姐哈哈笑，

笑說：「七妹醜煞人！」

父爲天上神仙主，

母是瑤池聖母尊，

爲何你把春心動，

去與凡人配成親？」

七姑說道：「我不去！」

滿臉紅到耳朵根。

太白金星忙啓奏，

奏與玉主得知聞。

玉皇大帝冲冲怒，

「大胆嫦娥了不成！」

你不去來有人去，

反阻他人也不行。」

一道玉旨傳下去：

「逆我旨意犯天條！」

王母娘娘無可奈，

叫声：「七姑小姣生！」

父親命你下凡去，

你跟太白下凡塵。

好與董永配成婚，

夫妻和合過光陰；

倘有那裏不如意，

信香一焚我知情。

百日之後歸仙界，

還到瑤池伴娘親。」

太白忙把祥雲駕，

七姑騰雲隨後跟。

王母送出天門外，

眼看七姑淚淋淋。

馬走難陪長亭客，

船開不顧岸上人。

雲裏滔滔來得快，

丹陽縣在面前存；

收了雲頭落了霧，

仙姑落在丹陽城。

太白金星去復旨，

仙姑立在槐樹根。

董永含淚往前走，

一心直奔傅家門，無心觀看路旁景，不覺走了有幾程。適從槐樹腳下過，抬頭看見一美人，
「這個美人生得好，猶如仙女下凡塵。」董永一片心意誠，低頭不語往前行。仙姑含笑忙招手，
「相公！」連連叫幾聲。「你有心事告我聽，爲何面上帶憂容？」莫是逃學跑出門，
「你把我根由說我聽，我做消愁解悶人。」董永聞言多羞愧，
明明知道假意問，安心打動鐵心人。「你把我根由說我聽，他人說我太自尊。」
「怎好回答女佳人？」本要低頭不回話，幼年不幸喪了母，多虧員外姓傅人，
小生草字叫董永，今年正交十五春。幼年不幸喪了母，多虧員外姓傅人，
衣衾棺木沒分文，萬分無奈將身賣。要盡孝來難盡孝，故此憂恨在中心。」
今到傅家把工做，不能在家伴父靈；斷腸人遇斷腸人，你的父母雙亡故，
「你我心事一樣同，彎刀遇見瓢切菜，又無田來又無地，你孤單一樣貧，
既無兄弟和姊妹，又無門房伯叔親，後來苦盡甜自生。」董永聽說紅了臉，
夫妻作伴過光陰，郎君若還依了我，你是閨門黃花女，今說此話不正經，
你今胡言信口說，路旁說話防人聽。跳在黃河洗不清。仙姑聽說笑一聲，
禮義廉恥也知因。怕你婆婆知道了，董永聽說回言答：「此話說得可笑人！
你我有緣來相會，五百年前結婚姻。」人間無媒不成婚，買賣產業憑中證，
燒餅黏牙麵上生。天上無雲不下雨，人無媒不成婚，買賣產業憑中證，
結訂婚姻要媒人。

若無媒人來說合，小生決不敢應承。
 何必媒人不媒人？你今做事真把穩，待我央請一媒人。
 走上前來忙參拜，叫聲：「槐樹老先生！你是千年古樹木，人間各事你知情。
 奴家也無二雙親，他今獨自孤身苦，奴家孤苦又伶仃，二人情愿將婚配，缺少媒人事難成；
 你能代我爲媒證，重重酬謝你當身。」槐陰聽罷仙姑話，口吐人言把話論：「男有才來女有貌，
 切莫錯過好婚姻。」董永在旁聽得說，唬得渾身汗淋淋。「那有槐樹會說話？千古奇聞怪事情！
 這個姑娘真奇怪，祝告槐樹竟能言。看來不是妖魔怪，定是千年狐狸精，變化人形來迷我，
 這場禍事不非輕，我把主意來拿定，你想纏我枉費心，你有你的迷人術，我有我的定盤星；
 你要想我成婚配，除非海乾龍現身。」想罷偷空來逃走，兩脚撩到脊樑心，恰似兔子遇見狗，
 低頭曲背往前奔。七姑只是迷迷笑，「看你逃到那方存！」用了一個定身法，董永立定不動身。
 七姑上前開言道：「你這郎君太無情！你先說是無媒證，我請槐樹做媒人；有了媒人你逃走，
 有心戲弄我當身。」董永聽說回言答：「槐樹那能做媒人？說與旁人人不信，總說董永不正經！
 調戲人家黃花女，枉讀詩書理不明。正式婚姻能苟且，何事不可亂胡行？別樣事情可遵命，
 壞我名譽萬不能。」七姑聽說紅了臉，「這種書癡恨殺人，咬文嚼字說獸話，正式苟且分不清；
 貪淫苟合爲苟且，從一不二是正婚。有父要奉父母命，無父只好自配婚。女有家來男有室，

好傳香烟後代根。你若借辭來推托，看你逃到那方存！你若逃到東洋海，我就追到水晶宮；上天入地由你去，你會騰空我駕雲。二人正在來辯論，來了太白李金星。金星變作老員外，五綰長鬚拖到胸，身騎一匹黑驃子，兩個書童隨後跟，走到槐陰樹脚下，高叫：「七姑聽原因；你到此地有何事？」只位書生是何人？」七姑聞言叫：「伯父！人人稱他大孝人。」又將匹配婚姻事，一一說與伯父聽。「他先推托無媒證，後來說我狐狸精。」太白金星問董永：「你父叫做甚麼名？」董永即便回言答：「先父名叫董彥珍。」太白金星吃一驚，叫聲：「董永聽原因：說起你父董彥珍，與我還是仁弟兄。七姑父親叫張玉，綽號叫做小白王。我們三人來結拜，賽過桃園劉、關、張。張玉早已歸天去，我也爲官在外方。生你三朝多熱鬧，我也恭賀飲杯巡。只因離家十幾載，姪兒倒也長成人。你父幾時歸西去？老夫實在不知情。姪女七姑無依靠，未有門當戶對親。姪兒也未將親定，我來代你做媒人。古人言語說得好，養女總要攀高門。一要郎君家豪富，二要人品貌出羣，三要人才多出彙，四要讀書通古今，五要性情多溫厚，六要德行作賢人，七要安童騎玉馬，八要爲官似水清。要有以上八件事，人家巴結你做親。你今賣身將父葬，家道貧窮無比倫，這件巧事你不做，終身莫想戶對婚。不孝有三無後大，不可耽誤好時辰，勸你早早成花燭，早養兒子跳龍門。本要帶你回家去，代你二人把親成，無奈皇上差了我，要到東京汴梁城。」金星說罷他去了，七姑開口叫：「官人！

這個媒人好不好？
可能算得正式婚？
他是你我仁伯父，
如奉父命一樣同。
董永此刻心歡喜，
滿面含羞把話云：
「你我奉了伯父命，
同偕到老不變心。」
七姑聞言心歡喜，
可笑董永是凡人，
還是回家勤耕種？
肉眼不識仙女到，
反把假話當了真。
開口又把董永叫：
「你我何處去安身？
還是回家勤耕種？
還是織布過日生？
你今前走我後跟；
古人言語說得好，
夫到天邊妻要行。」
董永聽說微微笑：
「這樁事情醜煞人！
只有孤單一個人；
今日帶領多姣女，
夫妻雙雙進他門，
倘若員外盤問我，
將何言語對他人？」
七姑聽說笑盈盈：
「郎君你好不聰明。
說罷夫妻同行走，
你我不是私情事，
豈無言語對他人？
員外若還來問你，
待我對答他當身。」
董永心內暗忖論：
「女攀高門人間有，
豈肯送女下火坑？
想我董永窮到底，
一條褲子一條繩，
人又生來多老實，
偏遇這個俏佳人，
容貌生得如花玉，
出言吐語有才能，
董永正在心思想，
前面到了傅家門，
夫妻同把門來進，
見了員外把禮行，
員外即便開言道：
「這位姑娘是誰人？
莫非拐騙良家女？
連累老夫罪不輕！」
董永雖然將身賣，
也是書香後代根；
奴家也是名門女，
不是低三下四人。
七姑忙啓櫻桃口，
叫聲：「員外！聽原因：
修德不在貧和富，
員外不可小量人。
若問我們婚姻事，
懷抱之中結下親。
他的父母雙亡故，
奴家父母也歸陰；
他無依來我無靠，
因此二人早完姻。
丈夫到府把工做，
夫到天邊妻要行；
少年夫妻分兩起，
反嫌獨木不成林。
多蒙員外助銀兩，
殯葬公公入祖塋，
今同丈夫同到府，

一來謝恩二做工。奴家雖是裙釵女，粗細生活件件能，也會燒茶並煮飯，也會織錦與描龍，也會漿來也會洗，也會裁剪作衣裳。」

「你今聽我說原因：我家生活分幾等，粗粗細細不非輕，一日要做三頓飯，又要裁剪做衣裳。看你是個多姣女，就怕能說不能行。」

七姑即便回言答，叫聲：「員外，放寬心！自古天下無難事，只要人能把氣爭。」

「去到後面見夫人。」七姑忙把二堂進，見了夫人把禮行。

夫人看見七姑女，「好比仙女下凡塵，面如荷花初開放，口似櫻桃一點紅，眉如春山柳葉色，糯米銀牙一斬齊，鼻如懸胆真可愛，目如秋水夜寒星，脚似紅菱將三寸，頭上青絲賽烏雲，十指尖尖如玉笋，鶯聲嬌嫩似彈琴，腰如迎風三月柳，顏色帶笑一枝蓮；我女賽金生得美，難比此人脚後跟。」

夫人正在凝神看，仙姑立起又開聲：「多承夫人恩德大，疎財仗義待夫君。我同夫君來到府，一來謝恩二做工。」

夫人聽說嘆口氣：「你是姣生慣養人，重担你也挑不動，田務生活不知情；家中打雜雖好混，我怕你做要生煩，一日要做三頓飯，閒時還要洗衣衫。」

七姑聽罷笑哈哈：「這些生活不怕他，或織布來或紡紗，或做鞋子或做花，或在田內做生活，或在田內做莊家，或是推磨帶打米，或做餅來或燒茶；是事都是人做的，辛苦二字莫說他。」

仙姑正對夫人說，賽金小姐到來臨，開言就把「母親」叫，「這是誰家女千金？」夫人即便回言答：「他是董永娘子身。來到我家將工做，尙無地方去安身。你在樓中多冷淡，叫他陪你在樓中。」

賽金聽說心歡喜，手攙仙姑遊樓門。小姐睜開描花眼，細看仙姑貌出羣，越看越看越好看，
「好比仙女下凡塵！人人說我生得俏，與他一比不像人。此女走路多好看，步步走的是花名，
一步兩步蓮花瓣，三步四步牡丹形，前走三步龍戲水，後步三步虎翻身。」來到小姐綉樓上，
小姐請他坐安身。「切莫心存賓主意，你我只當一娘生。我的父母多行善，不論高低不慢人，
富貴貧賤一樣待，莫把憂愁放在心。」仙姑坐下四面看，好個花樓果然精！兩邊擺設多齊整，
書案詩文有古今，燼鼎香烟輕繚繞。上供白衣觀世音，水墨丹青兩邊掛；又見牙床愛煞人，
青綉被紅膛心，綠紗帳幔綠陰陰，綉花帳簷雙飄帶，白銀帳鈎兩邊分。賽金好比織女星，
缺少牛郎配成親。賽金小姐笑盈盈，叫聲：「姐姐！你且聽：我綉四塊鴛鴦枕，針工不妙綉不精。
後來難見高人面，欲請姐姐綉幾針。」七姐接過鴛鴦枕，口與心頭自評論：「他眼不識神仙體，
錯把仙女當凡人。待我顯顯神仙法。」一手拈起七根針，綉龍好似龍戲水，綉鳳好似鳳翻身；
不消一刻綉完了，遞與賽金女佳人。賽金見了把舌伸，「那有這樣手段能？」慌慌忙忙下樓去，
來到堂前叫：「父親！這個娘子非凡人，一手能拈七根針，綉出龍鳳真如活，送與父親看分明。」
員外看了吃了一驚，「此花綉來無比倫！凡人那有這樣巧？莫非仙女下凡塵？」一塊綉得西湖景，
十三寶塔上面存，映日荷花嬌欲語，花中還有採蓮人；二塊綉得天上景，吳剛伐桂月中存；
三塊鯉魚把龍跳，鰲頭上面站魁星；四塊綉得三及第，狀元遊街看皇城。員外便把「女兒」叫：

「你將針黹學幾分。我兒能學三分數，蓋世無雙第一名。」小姐回轉高樓上，叫聲：「姐姐！聽原因：你我結拜親姐妹，只當同胞共乳人。惟有妹妹生得拙，綉花描朵未學成，今日拜你爲師傅，要把針黹學幾分。」仙姑說道：「此事易，些須針黹費甚心？待奴綉個百花名，只當畫兒掛樓門。你將絨線辦齊備，買些紅綾合白綾。一綉牡丹花中王，二綉梔子白如霜，三綉海棠與芍藥，四綉芙蓉滿園香，五綉石榴開見子，六綉玉簪插兩旁，七綉夜合十姐妹，八綉菊花賽金黃，九綉桂花香十里，十綉荷花滿池塘。花開飛舞雙蝴蝶，水面金魚戲鴛鴦。百樣花名綉完了，再綉天宮起祥雲。月爲陰來日爲陽，二十八宿在天堂。雷雨風雲齊綉出，四值功曹在兩廂。靈霄寶殿綉得好，羣仙赴會喜非常。八仙醉酒去過海，孫猴偷桃飲瓊漿。酒醉七關蟠桃會，發下天將與天兵。雷音殿上綉佛祖，十八羅漢現金身。又綉普陀山一座，白蓮台上觀世音。淨瓶斜插垂楊柳，善才、龍女兩邊分。又綉韋馱與護法，大肚彌勒喜氣生。又綉紫禁城一座，金鑾殿上坐明君，又綉九卿和四相。十八學士在朝門。又綉海水千層浪，水晶宮殿放光明。哪吒洗澡鬧了海，惹下連天大禍臨。天地三界都綉盡，方顯仙家手段能。妹妹你要學針黹，花線要緊切莫鬆。綉花還要分四季，四季花名要配勻。春綉桃花配綠柳，夏綉荷花映日紅，秋綉芙蓉對金菊，冬綉臘梅對古松。你若綉得這針工，方可奪得狀元紅。」賽金說是：「我愚拙，怎能學成此花名？姐姐耐煩教幾針，我在一旁做幾針，綉的不好須責我，綉得好來莫奉承。」

嚴師方有好徒出，
古人言說不差分。
仙姑取出人參果，
叫聲：「妹妹！你是聽，
將此果子吃幾個，

挑花綉朵學得成。
賽金一見微微笑。
「此果叫做甚麼名？
說是胡桃又無殼，
說是棗子肉它它；

百樣果子都吃過，
不知此果什麼名。
仙姑說：「是聰明果，
吃了針繡學得成。」
賽金方將果子吞，

卽刻心中明如燈；
百樣花名都會綉，
一人能拈五根針。
賽金心中多歡喜，
下樓稟告二雙親；

「這個娘子神通大，
就是天上也難尋。
女兒跟他學針黹，
心中蠢笨學不成；
他與女兒果子吃，

卽刻心下明如燈。
他能拈得針七隻，
奴家也拈五根針。」
員外聽說心歡喜，
叫聲夫人你且聽；

「董永是個賢孝子，
他妻又是賢孝人。
叫他寄在我名下，
看他應承不應承。」
夫人聽說回言答：

「管他應承不應承！
說罷三人上樓去，
仙姑迎接把禮行。
口稱：「大人！雙萬福，
「可憐我夫實苦貧。

落在府上把工做，
二老相待恩義深。
丈夫後來有好處，
慢慢報答大人恩。」
員外聽說微微笑：

「甚麼恩情不恩情。
你夫孝心人可敬，
你又是個賢良人。
有句話兒說與你，
從與不從莫生嗔；

愛你夫妻真賢孝，
思想要你拜乾親。
不要做工三年整，
只須百日轉回程。」
仙姑心內暗思想：

「怎好寄拜與凡人？」
想罷上前來行禮，
叫聲：「恩父，恩母親！
孩兒夫妻兩性命，
還要二老好看承。」

員外聽說心歡喜，
「我兒切莫作套文！
既然寄在我名下，
從今就似我親生。」
夫人又叫：「乾女兒！

賽金虧你教成人。
你的手段真正巧，
猶如仙女下凡塵。」
仙姑聽罷笑盈盈：
「誇句大口你們聽；

挑花綉朵不算數，
還會紡績織錦綾；
織出龍鳳能飛舞，
織個仙人會駕雲。
二老如若不肯信，

買些絲來試試靈。」二老聽說心歡喜，「乾女說話不哄人。待我機房收拾好，上好白絲買幾斤，就請乾女織一疋，只怕快慢不調勻。」仙姑回言：「不要試，快慢二字不必論。紡織工夫頭一個，莫說我今自誇能；一夜能織十二疋，游龍戲鳳似生成。今日口說不爲憑，織後方見假和真。」員外搖頭不肯信，「那裏就有這樣能？」一夜只有五更盡，六個時辰天又明。一夜能織十二疋，員外搖頭不肯信，「那裏就有這樣能？」叫入長街賣絲綸。來到自己臥房門，百日一千二百綾！員外夫人下樓門，夫妻恩愛細談心。董永亦到臥房內，只說娘子是愚人。誰知你的手段好，也是小生福分大，遇見賢妻是神人。」仙姑含笑回言答：「夫妻不必說浮文。總是你的福分大，奴家未必是神人。」一夜話文莫細表，次日梳洗做工程。員外買絲回家轉，叫聲：「乾女！聽原因：買來好絲十斤整，相煩乾女織錦綾。」仙姑聽罷暗沉吟，慢慢走進機房門。「只因大話說出口，一夜能織許多綾。只等日落黃昏後，燒起信香請母親，又請姐姐人六個，齊來助我把功成。」一柱信香通上界，王母娘娘得知因，帶領仙姑人六個，駕了雲頭下凡塵。雲頭如風來得快，輕輕落在傅家門。七姑早已知道了，又怕董永得知情，磕睡蟲子拿一個，輕輕放在董永身。董永睡熟不知事，七姐連忙去開門。一見母親雙流淚，雙膝跌跪地埃塵。六位姐姐哈哈笑：「七姐流淚爲何因？誰人叫你春心動，降下天宮配凡人？還對凡夫誇大口，一夜能織許多綾！」

說得到來做得到，	只累我們下凡塵。	王母叫聲：「女兒們！從前之事不必論，快拿絲來早安頓。」
七位仙姑顯才能，	七把金梭如流星，	一時織得鬧紛紛，
百樣景緻織得好，	無有一樣不通靈。	一織天上靈霄殿，
壽星老兒駕祥雲；	二織乾坤天地明，	兩輪日月照凡人，
三織天下十三省，	各處名山愛煞人；	四織五湖並四海，
花景不謝四時春；	六織 <u>劉海金蟾戲</u> ，	還有 <u>和合二仙人</u> ；
八織八仙來過海，	各駕雲頭赴蟠桃；	九織九蓮燈一串，
紫禁城內九龍庭，	九龍庭上坐帝主，	九卿四相兩邊分。
還有六位織得好，	各人花樣各翻新；	織得鳳凰鳥中主，
幾多祥雲映天紅；	又織 <u>南海紫竹林</u> ，	還有童子拜 <u>觀音</u> ；
七位仙姑織完了，	王母娘娘看分明。	看到一疋龍鳳錦，
傅家不要與他們，	交與 <u>董永</u> 去進貢，	皇上必賜狀元身；
口叫「七姑聽仔細；	百日工滿上天庭！	不可貪戀凡塵福，
各駕雲頭上天庭。	七姐兩眼雙流淚，	回頭叫醒 <u>董郎君</u> 。
奴已織錦十二疋，	你去交與員外身；	百日功滿回家轉，
		夫妻和合過光陰。」
		董永聽說忙爬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生龍活鳳愛煞人。
		受了一官並半職，
		聽得金雞三聲叫，
		你今快快早起身。
		不枉仙家下凡塵。
		看到一疋白綾錦，
		展翅冲霄恨天小。
		又織天上星共月，
		第一仙姑織此綾。
		只因 <u>董永</u> 孝心誠，
		展翅落在寶山中；
		又織大鵬金翅鳥。

員外已進機房門，看織綾錦十二疋，一一從頭看分明，各樣花色不同樣，曉得員外汗淋淋。
董永旁觀也驚心，「這件事兒可是真？昨日還是散絲在，今已織成錦綉綾。天文地理都織就，

十疋花樣盡翻新。」員外拿與夫人看，「只個丫頭好才能！看來不是凡間女，定是仙女下凡塵。」
夫人小姐齊來看，人人都把舌頭伸。「一夜只有六時辰，怎麼織出許多綾？」員外便把「夫人」叫，
「言而有信君子人。」許他百日回家轉，今已將交百日臨，不如放他回家轉，人去留名雁留聲。
分付高廳來擺酒，要代董永餞餞行；董永請在席上坐，員外斟酒把話云：「念你是個大孝子，
百日工滿你回程。」送你幾兩碎銀子，回去安家慢調停。無事你來看看我，只當親戚往來行。」
夫人內庭也擺酒，也代七姑送送行。「我女蒙你來教訓，送你酬勞幾兩銀。」
豈知今日兩離分！七姑酒罷來辭別，夫人小姐送出門。仙姑挽着賽金手，
我今代你把媒做，將你配個狀元身。「賽金假裝聽不見，心中歡喜八九分。」董永夫妻辭別去，
夫人小姐痛傷心。任你心內如刀割，船開不顧岸上人。小姐哭回花樓去，心中只想七姑身。
「可惜今日回家轉，猶如鴛鴦兩下分。」夫人樓上勸小姐：「我兒不必痛傷心。」七姐離此家不遠，
日後也好往來行。」不表傅家一段話，再說董永路上行。董永前走多歡喜，仙姑在後悶沉沉。
「可恨凡夫不知道，夫妻今日要離分！」董永不解其中意，叫聲：「賢妻，大能人，不是你將錦來織，
夫妻百日怎回程？」今得白銀幾兩整，回家織綾度日生。升米還要吃三頓，人口不多真好混。」

仙姑聽說心中苦，暗暗珠淚出眼梢。
「董郎那知天數定，夫妻分離在今朝？
可惜董郎不通竅，兩眼珠淚濕衣裳。」

說得快活又逍遙，一刀砍開團魚背，
看你通竅不通竅。」仙姑想到傷心處，
兩眼珠淚濕衣裳。

「本當隨夫回家去，父王降罪實難當；
本當駕雲上天去，心中難捨小董郎！」
董永回頭叫妻子：

「爲何回家淚汪汪？槐陰樹下暫歇息，
你我還坐舊樹旁。」仙姑叫聲：「呆書生！
你不低頭拜槐陰？」

從前他不爲媒證，你我怎得配成雙？
他未吃你一杯酒，又未吃你肉半斤，
這個媒人天下少，

終身不可忘他情。」董永聽說忙行禮，
「謝謝槐陰老先生！等我夫妻回家轉，
上好高粱買幾斤，

美味佳餚辦幾樣，請到我家飲杯巡。」
董永說出這番話，仙姑笑得肚腸疼。
「你今還說開心話，

不久就要淚紛紛。可憐凡夫癡心漢，
不解仙家巧機關！」董永笑向妻子說：
「曾記當日結良緣，

槐樹先生爲媒證，就此兩家把言傳；
不然怎得成雙配？」夫妻同到博家門，
又虧娘子織綾錦，

百日方能轉家門。」仙姑又把董永問：
「博家待你怎麼樣？」董永回言對妻子：
「員外待我好心腸。

今日廳上擺下酒，席上說話淚汪汪。
臨行送我幾兩銀，叫我日後常來往。」
董永又將妻子問：

「博家待你有何情？」仙姑回言：「待我好，
小姐與我勝同胞。今日見我回家轉，
夫人擺酒淚汪汪，

小姐兩眼流珠淚。夫人又送幾兩銀，
又送奴家一包線，我今打開你瞧瞧，
頭一包裏線一條，

二包一梨兩半分。」董永看罷開言道：
「大戶人家出手小。」仙姑一聽說原因：
「丈夫說話欠聰明。

俗說「禮輕人意重，」古人千里送鵝毛。
莫說三尺一根線，千里可以繫人心。
一個梨子分兩半，

你我今日兩離分。」

董永聽說笑盈盈：

「我今猜破鼓兒燈：

雖然三尺線一根，

教記小姐與安人。

一個梨子兩剖分，

你我合吃即團圓。

今日回家團圓樂，

必生貴子跳龍門。」

仙姑取出白紙扇，

「只是傅家送我身，

上有詩句名人寫：

「恩義不過百日期，

有朝分別陽關路，

你往東來我往西。」

只首詩句說明白，

限定今朝兩分離。」

董永聽說微微笑：

「娘子說話有些癡！

分離二字有甚好？

說來是個不吉兆。

傅家小姐情義好，

多勸三杯你醉了，

走到路上歪歪倒，

你在路上胡吵鬧。

臉上通紅賽胭脂，

怎麼不怕旁人笑！

仙姑說「只怕你醉，

事到臨頭你不知。

奴有鏡子照一照。」

照見夫妻笑嘻嘻。

手兒一鬆鏡落地，

乒乓打破兩分離。

好比月缺照滄海，

半沉水底半在天。

仙姑兩眼流珠淚，

「夫妻不得再團圓！」

董永說「小鏡子！

賢妻何必淚漣漣？」

你我回家買一面，

諒想不值許多錢。」

仙姑說「鏡子雖然小，

鏡破主人公離了。」

你看樹上一雙鳥，

日間同飛夜同巢。」

董永便把賢妻問：

「此鳥叫做什麼鳥？」

仙姑說「此鳥叫做鴛鴦鳥。」

常在池塘水上漂，

日間雙雙波上戲，

夜宿池邊把頸交。

一旦雌的飛去了，

雄的叫得亂嘈嘈。」

董永罵聲：「無義鳥！

忍心飛去九雲霄？」

拋下雄的岸上跳，

孤孤單單無倚靠。

可憐只是鴛鴦鳥，

是人怎肯善開交！」

仙姑聽說翻了臉，

「郎君說話欠思量。」

就是人來又怎樣！

大限來時兩分張。」

董永說「夫妻賭甚？

早早回家莫留停，

恐怕日落天色晚，

未帶燈籠怎能行？」

况你鞋尖脚又小，

歪歪斜斜怎好跑？」

倘若一步走不穩，

只怕就要跌一交。

仙姑勸夫：「早回家，

我今要去看爹媽。」

董永說是「改日去，

買些果子包些茶。」

赤手空拳無一禮，怎好走到丈母家？
仙姑說道：「休着忙，可知奴家住何方？生庚八字你可曉？
誰是我爹誰是娘？」董永說道：「你莫賴，你我夫妻是天生。當初是你娶配我，還有槐樹作媒人。
你今十六七八歲，都是爹娘養成人。」仙姑叫：「夫，莫胡講！誰人知道我家鄉？我住天宮瑤池地，
父親本來姓弓長，名字王點與白玉，西一土母是我娘。今年今月今日生，並無虛言哄夫郎。」
董永聽說笑一聲：「今日娘子是生辰，本來要代你作壽，可惜還在大路邊，就是有錢無處買，
口送一副好對聯：『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不如趁早回家去，將此對子掛堂前。」
仙姑聽說淚淋淋，「好個男兒太痴心。我是天上張七姐，你今把我當何人？我父因你行孝道，
差我與你配爲婚，限定百日歸上界，你我今日兩離分；還是將軍不下馬，安排各自奔前程。」
董永說：「娘子說話，把我笑的肚腸疼。既是天上七姑姐，你下凡間爲何因？」仙姑說是：「你不聽？
我有比方說你聽。世上多少婦和女，會紡綿紗紡半斤，一奴一夜織錦十二疋，還做花鞋與郎君。
郎君你可仔細想，我是仙人不仙人？」董永此時心細想：「世上多少婦女們，會紡一日紡八兩，
不會四兩也難成。他一夜織錦二十疋，還做花鞋與我身。想來定是天仙女，要求賢妻說分明；
請你細細說與我，免得使我亂疑心。」仙姑叫郎：「仔細聽：我是玉皇女兒身，姊妹排行我第七，
取名七姐是我身。我父見你行大孝，差我下凡配你身，限定百日歸上界，違了玉旨罪不輕。
奴在傅家織綾錦，六位姐姐幫織成。內有一疋白綾錦，無花無彩不愛人，內藏龍鳳暗花樣，

用法遮蓋不顯形。
 傅家不愛相送你，
 日後拿去見當今；
 皇上收了只正綾，
 必定賜你狀元身。
 還有一條白綾裙，
 送與賽金女佳人；
 賽金收了白綾裙，
 做你妻子配婚姻，
 夫妻榮貴享洪福，
 莫把奴家放在心。
 董永聽說雙流淚，
 好似鋼刀刺在心。
 「指望夫妻同到老，
 誰知你是上天仙？
 你今歸天不打緊，
 丟下我來靠何人？
 爲我織就龍鳳錦，
 世間少有貴寶珍。
 賢妻你今歸上界，
 還望我作狀元身，
 叫我怎報你的恩？」
 仙姑又把丈夫勸：
 「你今不必淚紛紛。
 仙人不是我一個，
 後面又來一仙人。」
 董永回轉頭來看，
 仙姑脚下駕祥雲。
 高叫：「董永莫悲苦，
 悲歡離合天註成。
 我已代你結定婚，
 要我與你重相會，
 狀元遊街會我身。」
 董永望空雙脚跳，
 嚎啕大哭放悲聲。
 哭聲：「娘子好心狠！
 半途而廢丟我身。
 恨我是個孤單命，
 百日夫妻兩離分；
 當日不娶也罷了，
 既娶分離想殺人！
 想妻想得肝腸斷，
 望妻望得眼睛昏，
 只恨妻子心太狠，
 那管孤單苦命人！
 叫我靠水水也深！
 左思右想無可奈，
 只得還回傅家門。
 把我妻子歸天事，
 細細說與員外聽。」
 腿兒得了抽筋病，
 心欲向前腿不前，
 慢慢走到傅家內，
 員外看見問原因：
 「有甚東西忘記了？
 去而復返有何因？」
 董永跌跪塵埃地，
 兩眼珠淚落紛紛，
 心內有話說不出，
 倒把員外吃一驚。
 「你有何事細細說，
 何必兩眼淚淋淋？」
 董永含淚從頭說：
 「我的妻子是仙人，
 她父玉皇張大帝，
 見我董永行孝道，
 差她下凡配我身。
 前日差她織綾錦，
 六位姐姐幫織成。
 二姐織疋白綾錦，
 內藏龍鳳好花紋，

王母娘娘使仙術，掩蓋花紋看不真，員外給我將衣做；今日我妻才說明，叫我進與當今主，可換一個狀元身。還有一條白綾裙，送與小姐莫嫌輕；花中織就詩四句，員外看了自分明。」

員外接過龍鳳錦，從頭細細看分明；金龍掛海把水戲，猛虎出山要吃人，麒麟率領諸獸走，百鳥朝鳳別君臣，雙獅爭把球來戲，白象獠牙好驚人，織成一幅錦乾坤。

「此寶進呈聖天子，何愁一個狀元身？你的孝心真不小，感動靈霄殿上人。」

那有仙姑配你身？說罷又看白綾裙，四句詩文看得明；「叫我女兒配董永，玉皇女兒七姑身，仙姑代女作媒人。」

忙請夫人來商議，員外從頭說分明；「董永妻子是仙女，留下綾錦貴寶珍。又有一條白綾裙，只因董永行孝道，差下仙女配他身。百日期滿歸上界，況且是個孝順人，仙人下凡將身配，何況女兒小賽金？送與賽金女兒身。董永是個名門子，這段姻緣要應承。」小姐立在屏後聽，喜上眉梢笑在心。「好個仙女有情義！私下磕頭謝仙人。既蒙仙姑將媒做，夫人上樓說女聽。」仙姑代你作媒人，配與董永大孝子，後來一定做夫人。」

面泛桃花兩暈紅。員外又叫小董永：「仙姑之命你要從。即選良辰成花燭，成親之後報縣聞。」

將這白綾去進貢，求個官職耀門庭。」董永回言說：「不敢！小姐怎配命窮人？」員外回言：「你莫推，仙人之語不可違；仙女還將你來配，莫說小女是凡人。改日不如撞日好，就是今日結成親，快到書房將衣換，收拾打扮做貴人。」丫環傳與傅小姐：「快些打扮做新人。」丫環含笑攙小姐，

夫妻雙雙拜神明；
 靈霄殿上見過父，
 要與凡人結成婚；
 說罷心中暗自忖：
 督撫寫表奏當今。
 皇上開言問董永：
 姓董名永是小臣。
 驚動玉皇張大帝，
 飛禽走獸活麒麟，
 一道聖旨湖廣去，
 遊街三日再加封。
 馬前一柄大紅傘，
 「七姑下凡會夫身。」
 狀元正在遊街走，
 上前拉扯七姑身。

拜過送入洞房內，
 斗牛宮裏見母親。
 於今百日歸上界，
 「就怕有了只情根。」
 董永上了陽關道，
 「有甚寶貝獻朝廷？」
 不幸母親歸天去，
 差下仙女配我身。
 特來獻與真命主。
 狀元牌坊豎上門。
 狀元領了皇上旨，
 頂馬儀仗在前行。
 兩旁青衣亂紛紛，
 七姑說「狀元有甚稀奇事？」

飲過交杯配成婚。
 六位姐姐說笑話：
 只怕六甲帶在身。
 「不表天上仙女事，
 飢餐渴飲到午門。」
 董永開言稱「萬歲！」
 父親隨後就歸陰，
 一夜織錦十二疋，
 皇上聽說喜歡心，
 丹陽縣改孝感縣，
 當時威武怕殺人，
 前呼後擁多熱鬧，
 差人送下南天門。
 吆喝一聲如雷震：

不說董永成親事。
 「董永待你可知心？」
 七姑叫「姐休取笑，
 再唱董永進寶珍。」
 早有黃門來引見，
 臣是湖廣丹陽人，
 衣衾棺木無錢買，
 內有一疋暗花紋，
 「這疋綾是無價寶，
 不忘仙姑古蹟因。」
 「狀元及第」牌一對，
 鳴鑼開道鬼神驚。
 仙姑駕了彩雲起，
 「那裏來的女佳人？」
 狀元肉眼不識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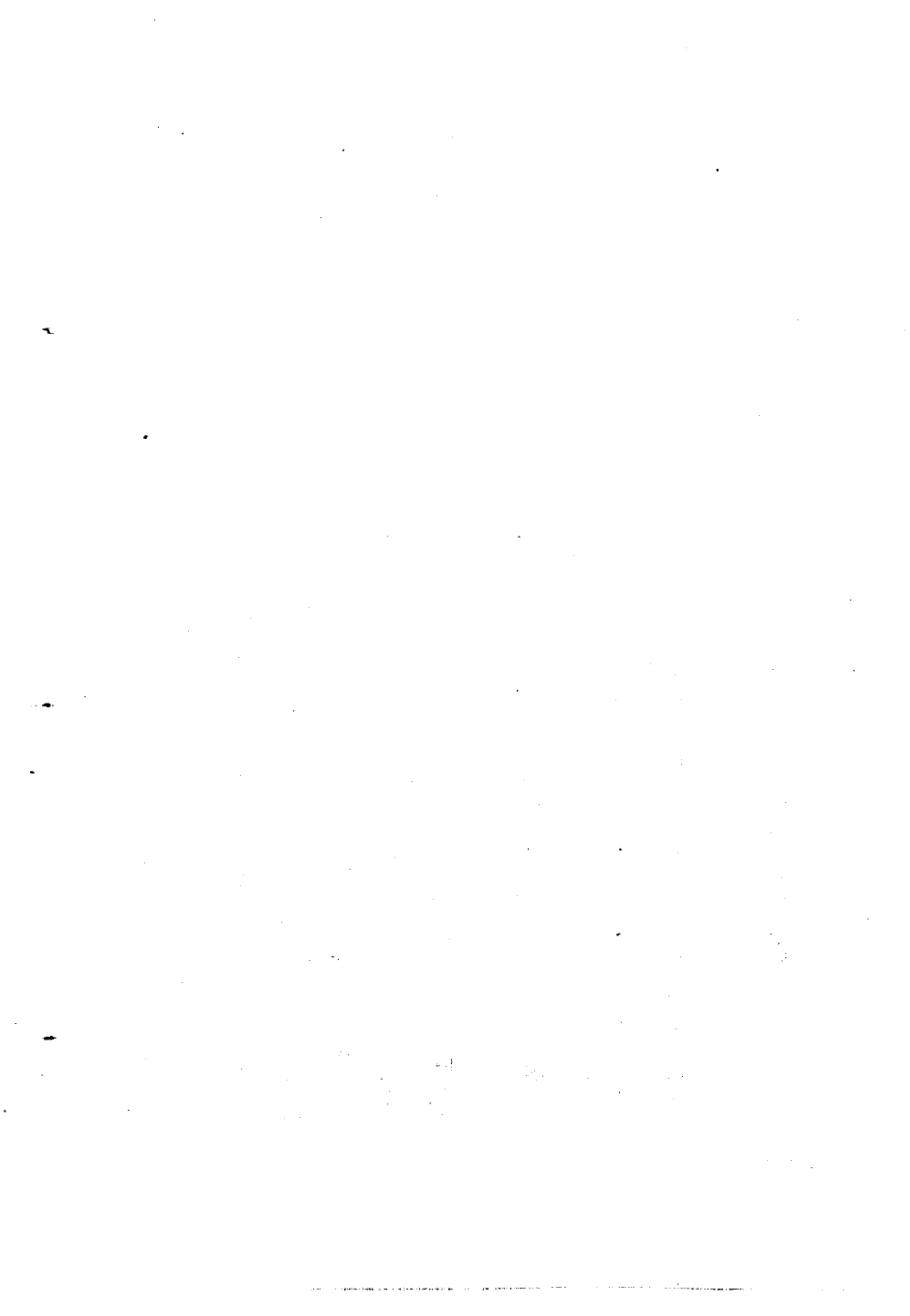
且唱仙女七姑身，
 不在天宮享清福，
 有得無得嚼舌根。」
 知縣詳文到督撫，
 白玉塔前奏當今。
 家住槐陰村一座，
 只得長街賣自身。
 天文地理山共水，
 孤家賜你狀元身。
 叫聲：「狀元！平身起，
 飛虎旗幟兩邊分，
 王母娘娘奏一本！
 來到皇都紫禁城。」
 擋了新科狀元道！
 細看姑娘是誰人？

你今一旦身富貴，把奴丟在九霄雲；
 你今負義又忘恩！狀元被了一頓罵，
 雖作夫妻一百日，受你如山重的恩。
 欽賜狀元遊皇城，賢妻恩情深似海，
 我今生下嬌生子，他是天上玉麒麟。
 切莫折磨小嬌生，狀元接過親生子，
 你今怎捨親生子？日後何時再相逢？
 好比牛郎織女星，指望夫妻同到老，
 高叫：「董永你聽着，你我各自奔前程。」
 叫他牢記報娘恩。說罷雲頭滔滔去，
 帶子遊街三日畢，來到金殿見當今。
 也入翰林學士身。董永賣身來葬父，
 編成一本槐陰記，萬古千秋永流傳。

眼睛眶兒長大了，百日夫妻認不真。
 才知賢妻七姑身，慌忙下馬多恭敬，
 我妻那日歸上界，賜我寶貝見當今，
 粉身難報你的恩。仙姑流淚開言道：
 今將此子交與你，你叫賽金好看成！
 不覺兩眼淚紛紛。「賢妻你往那裏去？
 狀元抓住仙姑手，緊緊牢牢不放鬆。
 誰知永別在今朝？」仙姑兩脚只一頓，
 天保孩兒交與你，前娘後母切莫分；
 丟下狀元在街心。眼望天保雙流淚，
 天子一見龍心喜，加封官職在朝廷。
 孝心感動上天仙。仙女臨凡將婚配，
 皇上欽賜御狀元。

在我面前搭架子，連稱：「得罪我妻身！
 天子愛我無價寶，
 「冤家害我沒正經。
 此子要當親生子，
 忍心別我父子們？
 今日好比銀河會，
 一駕祥雲上九霄。
 你將孩兒扶養大，
 「你的母親太狠心！」

（據上海槐陰山房及元昌印書館石印本彙訂。）



地
方
戲



上部：董永賣身

（安徽黃梅戲）

〔小生上〕

【引】萱堂不幸早喪，椿榮染病在牀。〔白〕霜打秋乾葉，雪壓鎮春梅。寒窳染重病，貧苦告訴誰？小生董永可嘆爹爹身染重病，無有銀錢將養病體，這怎樣好？心想舅父家中借點銀兩，請出爹爹商量一番。有請爹爹！

〔老生上白〕罷了。請出爲父有何商議？〔小生白〕爹爹病體如何？〔老生白〕十分沉重。〔小生唱〕

一見爹爹病體沉重，無有銀錢調養爹爹尊！請出爹爹把話論，我心想舅父家去借錢銀。〔老生唱〕

我兒一言錯出唇，說什麼舅父家去借紋銀！你舅父他倒有隔山照應，怕的是你舅母不認貧親。〔小生唱〕爹爹出言年紀高邁，說什麼舅母娘不認貧親？求不到功名秀才在，借不到銀兩空手回來。攙扶爹爹後窳踩，一心心舅父家借銀回來。行來在舅父門外，拜請舅父老尊台。

〔丑上白〕老漢生來命運差，討一個老婆一枝花。開開門來看，董永到我家。〔小生白〕參見舅父。〔丑

白〕到我家幹什麼？〔小生白〕爹爹染病在牀，借取銀兩，舅父如何？〔丑白〕來得不湊巧，是你舅母管家。〔小生白〕拜請舅母。〔丑旦上白〕又聽老頭喊，上前問根源。快快與我起來。〔丑白〕董永外男來了。

文，來寫賣文。上寫：董永將身發賣，賣與人家作用人。賣身不賣銀多少，白布五疋，五兩紋銀；賣身不賣年月久，三年一滿就回程。一封賣書忙寫起，但不知那一家能買用人。低頭落淚出窰門，列位君子問一聲。

〔白〕列位請了，那家能買用人？〔內白〕對面傅府要買用人。〔生唱〕

多蒙得衆列位指我路引，他說傅府要買用人。行來在傅府門一旁站定，就把公子請一聲。

〔白〕拜請傅公子。〔小丑上白〕忽聽人言語，上前問分明。來在府門看，董永到來臨。董永到此則甚？

〔小生白〕不知員外可在府內？〔小丑白〕現在府內。〔小生白〕請出員外答話。〔小丑白〕拜請爹爹。

〔老生上白〕忽聽我兒請，上前看分明。何事？〔小丑白〕董永來了。〔老生白〕傳他答話。〔小丑白〕董

相公見過爹爹。〔小生白〕參見員外。〔老生白〕董永請坐，到此何事？〔小生白〕爹爹亡故，無有棺木收

殮，爹尊，心想將身自賣，不知員外如何？〔老生白〕可有賣身契？付給老夫一看。〔小生白〕賣身紙契，員

外請看。〔老生白〕老夫觀看：董永賣身，賣與人家僱工三載；白布五疋，紋銀五兩，寫得倒好，缺少老夫

名諱。〔小生白〕借員外文房四寶一用。上寫：董永將身賣，賣與傅員外僱工三載。員外請看。〔老生白〕

老夫觀看：官保，將賣身契收入籠箱。家中銀兩倒有，缺少白布兩疋。〔小丑白〕昨日收賬，還有白布兩

疋。〔老生白〕白布銀兩付與董永，問他何日上工。〔下〕〔小丑白〕哎，董相公，銀子白布在此，何日上工？

〔小生白〕七日前來上工。〔小丑白〕休要失信。〔小生白〕豈能失信與你？〔小丑下。小生唱〕

多蒙得傅員外情高義盛，白布五疋五兩紋銀。低頭落淚寒窰進，我到後面收殮爹尊。〔下〕

〔七姐上〕〔引〕

爐中香未盡，邁步下瑤池。〔詩〕對對鵲鳥碰金鐘，五色雲中上九重。牛郎織女天河隔，一年一度喜相逢。吾乃七女是也，我在斗牛宮中，心中不爽，心想到鵲橋一玩，請出衆位姐姐。〔丑旦同衆旦上。丑旦白〕忽聽七妹請，上前問分明。七妹何事？〔七姐白〕心想遊玩鵲橋，不知姐姐意下如何？〔丑旦白〕早有此意，駕雲前往。〔唱〕斗牛宮中水氣浴，峨嵋山前道法高，八仙子弟張果老，子牙措榜保周朝。駕起雲頭鵲橋到，眼觀凡間鬧嘈嘈。〔漁公過場。丑旦白〕衆位姐妹，凡間手執釣竿，他是何人？〔衆白〕釣魚之人。〔丑旦白〕我來贊他幾句。〔衆白〕你要贊得好。〔丑旦白〕衆位姐妹聽了！〔唱〕

釣魚之人休要慌忙，手執釣竿下河旁，釣得魚兒長街賣，賣魚買米度日光。

〔樵夫過場。二姐白〕衆位姐妹，凡間手持扁担，他是何人？〔衆白〕打樵之人。〔二姐白〕我要贊他一贊。〔衆白〕你要贊得好。〔二姐白〕衆位姐妹聽了！〔唱〕

打樵之人休要慌忙，手拿扁担上山崗，打了柴兒上街賣，賣柴買米度日光。

〔耕夫過場。三姐白〕衆位姐妹，方才凡間何人經過？〔衆白〕耕地之人。〔三姐白〕我要贊他一贊。〔衆白〕你要贊好了。〔三姐白〕衆位姐妹聽了！〔唱〕

耕種之人休要慌忙，手牽耕牛到田場，等到下年收倉滿，一家大小樂安康。

〔讀書人過場。四姐白〕凡間何人經過？〔衆白〕讀書之人。〔四姐白〕我來贊他一贊。〔衆白〕你要贊好

了。(四姐白)衆位姐妹聽了!(唱)

讀書之人休要慌忙,手捧書本到學堂,等到下年開皇榜,親筆點他狀元郎,親筆點他狀元郎。

(迎親上)七姐白)吹吹打打,何人經過?(衆白)迎親之人。(七姐白)我要贊他幾句。(衆白)你要贊好了。(七姐白)衆位姐妹聽了!(唱)

迎親之人休要慌忙,吹吹打打到新房,夫妻吃了交杯酒,一夜歡樂到天光。(丑旦唱)

罵聲七妹太張狂,遊過鵲橋心想下凡,倘若玉皇知道了,連累姐妹罪難當。三天門內鐘鼓響,姐妹上前迎接父王。

(玉帝上白)衆位仙姑見旨跪。(衆白)萬歲!(玉帝白)今有丹陽縣董永賣身葬父,玉帝大喜。七姑遊玩鵲橋,有思凡之意,命你下凡配過百日夫妻。四月初五下凡,七月十三歸位。玉旨分明白。(下)(衆白)玉皇大天尊。(丑旦白)接旨:今有丹陽縣董永賣身葬父,玉帝大喜。七姐遊玩鵲橋,有思凡之意,命七姑下凡,配合百日夫妻;四月初五日下凡,七月十三日歸位。恭喜七妹!(七姐白)喜從何來?(丑旦白)是你的名諱。(七姐白)妹妹下凡,有些害怕,怕凡間有難。(丑旦白)賜你蘭香一支。你若有難,蘭香一焚,仙姐下凡搭救於你。(七姐白)衆位姐姐請上,受妹一拜!(唱)

衆仙姐請上受妹拜,千拜萬拜妹是應該。有勞仙姐把信帶,帶與王母老萱台。辭別仙姐祥雲際,百日一滿同上天台。(下)(丑旦唱)

只見七妹駕祥雲，衆位仙姐喜在心，姐妹六人祥雲駕，百日一滿同上天庭。百日一滿同上天庭。

〔同下〕

中部：天仙配

〔小生上唱〕

人生七十古稀少，光陰似箭如馬跑，莫把黃金當珠寶，難買黃泉路一條！低頭落淚寒窸到，拜拜爹爹命赴陰曹。非怪孩兒不行孝，水中明月兒難撈，拜罷之時把包裹找，辭靈牌到傅府把工來消。〔下〕〔七姐上唱〕

父王天空把旨降，命我下凡配合董郎。駕起雲頭三天門往，又只見衆仙姐喜笑洋洋。父王旨意誰敢阻擋？衆仙姐發笑又待何妨？來在丹陽雲頭撒散，呼喊土地做媒郎。

〔白〕本坊土神那裏？〔土地上白〕土地土地，一年兩季：二月初一，八月初一。參見仙姑，小神叩頭。呼喊小神，那方使用？〔七姐白〕我與董永配合百日夫妻，命你做月老紅媒。〔土地白〕小神領命，不知那裏藏躲？〔七姐白〕你在槐陰樹底藏躲。〔土地白〕幾聲爲度？〔七姐白〕三聲爲度。〔土地白〕遵法旨。

〔七姐白〕一言吩咐你，〔土地白〕怎敢慢開言。〔下〕〔七姐白〕董永孝心虔，路途遇天仙，百日夫妻滿，

留名萬古傳。(唱)

吩咐土地槐陰躲，變做凡間二八姣娥。七仙女子就是我，誰人知道月裏嫦娥？架起雲頭上路坐，那廂來了董永哥哥。(小生上唱)

冰霜寒冷受飢餓，姓董名永就是我，爹爹一死兒無着落，賣與人家作生活。肩背包裹上大路過，路邊上坐的是二八姣娥；路途之中休惹禍，男女交談是非多！不見娘子抽身躲，學一個吃齋人口念彌陀。(七姐唱)

好個董郎真穩重，見我一面臉色桃紅。踏破玉籠飛彩鳳，那怕你逃西又逃東。行來在下大路穩坐不動，在此等候董郎相公。(小生唱)

孔夫子哭的是顏回，子路，曹孟德哭的是孔明東風，有孫權哭的是周瑜公瑾，有劉備哭的是二弟關公。董永不把別人嘆，行在中途路口哭爹尊。上路不走下路過，下路娘子二次相逢。

(小生白) 娘子好也無禮！我先前上大路也被你擋住去路，於今下大路又被你擋住去路，是何道理？

(七姐白) 呀呀呀，大路通天，各走各邊，難道說你走得奴家就坐不得？(小生白) 路途之上，行個方便。

(七姐白) 如此相公請。(同白) 各行方便。(小生白) 哎哎哎，大姐，行路行得好好，為何將膀子撞了我一下？(七姐白) 相公，你莫非心中有事？行路慌里慌張，撞了奴家，倒說奴家撞了你！(小生白) 倒也不錯，想我心中有事，行路慌里慌張，撞了大姐也未可知。如此大姐再請。(七姐白) 相公請。(小生白)

暖曖曖，這一回就明白了，是你明明撞了我，反說我撞了你。(七姐白) 不是這麼說起。家住那裏？姓什

名誰？一言來，放你過去。（小生白）大姐呵！（唱）

黃連黃蘗苦中苦，姓董名永命太孤，爹爹一死無棺木，賣與人家做工奴。有勞大姐讓一步，免得誤了窮人工夫。（七姐唱）

臨門休問心內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好似蛟龍未得水，自有騰雲駕霧時。只要相公你不嫌棄，奴家與配你夫妻。（小生唱）

大姐一言錯把話敘，說什麼與我配夫妻！我爹爹一死尸骨未冷，月孝配夫妻也不相宜。上無片瓦來遮體，下無寸土立地基，又無銀來將你娶，到後來受苦埋怨誰？這才是人窮遇到鬼，時衰又被鬼來迷。

（七姐白）相公，聽你之言，敢則是奴家得罪與你不成？（小生白）不是你得罪我，還是我得罪你不成？

（七姐白）說什麼得罪於你，待我與你陪禮。相公，這廂有禮。（小生白）有禮相還。（七姐白）相公可

讀聖賢之書？（小生白）想我先前乃是鬻門秀才，於今不過暫時落魄。（七姐白）既是鬻門秀才，難道

禮不知麼？（小生白）怎樣？（七姐白）你與我還禮，包裹雨傘難道放之不下？（小生白）正是。君子也

被小人談論，待我放下包裹雨傘。大姐，這廂有禮。哎哎，大姐大姐，我與你見禮。將我包裹雨傘拿去是

何道理？（七姐白）包裹雨傘是我的。（小生白）是我的。（太白金星上白）嚇嚇嚇，你這狂生，青天白日

調戲人家婦女，該當何罪？（小生白）一個不說理，又來了二個不說理。（金星白）原來是姪女娃娃。

（七姐白）原來是伯父。（小生白）看他又是姪女娃娃，又是伯父，就有冤枉也不好訴了。公公你有所

不知。小生行路，她擋住我的路途；她與我見禮，我與她還禮，她說我包裹雨傘未曾放下；我將包裹雨傘放下，與她還禮，她將我的包裹雨傘拿去了。有勞公公行個方便。（金星白）你有理。待我來褒貶她。姪女娃娃，書生言道：他與你還禮，你將他包裹雨傘拿去，是何道理？（七姐白）伯父有所不知，他前三天由我門前經過，約我同行，同心合意。後三天有拋別之意。包裹雨傘乃是我的。（金星白）大姐有理。書生，我姪女言道，前三天你同她同心合意，於今你有拋別之意，包裹雨傘是她的。（小生白）公公。我與她夫妻之誼，她以何物爲憑？我以何物爲證？（金星白）不錯。娃娃人家與你夫婦之誼，他以何物爲憑？你以何物爲證？（七姐白）他以包裹雨傘爲憑，我將白扇爲證。（金星白）現在何所？（七姐白）腦頸後邊。（金星白）書生過來。（小生白）公公何事？（金星白）她說你將包裹雨傘爲憑，她將白扇爲證。（小生白）家道貧寒，黑扇也沒有一個。（金星白）身旁找找。（小生白）還是無有。（金星白）腦頸後邊。（小生白）這就冤枉了！（金星白）張李不冤枉，單單她就冤枉你了？我且問你，此事還是官和還是私休？（小生白）官和怎樣？（金星白）官和，把你送到有司衙門，打你四十大板子。（小生白）私休呢？（金星白）私休，你與我姪女娃娃配合百年之好，也就是了。（小生白）半路途中，何人主婚？何人爲媒？（金星白）書生言道：何人主婚？何人爲媒？（七姐白）伯父三婚，伯父爲媒。（小生白）此言差矣，一人怎當二用？主婚就不得爲媒，爲媒就不得主婚。（金星白）姪女娃娃！書生言道：一人不能二用。（七姐白）伯父主婚，槐陰樹爲媒。（金星白）書生，槐陰樹爲媒。老夫主婚。（小生白）槐陰樹乃是一個啞木頭，怎

能爲媒？〔金星白〕叫得應就爲媒。〔小生白〕叫不應？〔金星白〕不爲媒。〔小生白〕幾聲爲度？〔金星白〕三聲爲度。〔小生白〕公公、大姐，告別一時。人說我是呆子，我看公公、大姐比我還呆十分。槐陰乃是啞木，慢說叫三聲，就是叫三千聲也叫不應。公公、大姐聽了。槐陰樹！槐陰樹！我與娘子配合百年之好，你與我開口說話。公公、大姐聽見無有？〔金星白〕沒聽見。〔小生白〕告辭了。〔金星白〕三聲爲度。才叫一聲，還有二聲。〔小生白〕這二聲不叫也罷。〔金星白〕一定要叫。〔小生白〕一定要叫。槐陰樹！槐陰樹！我與娘子配合百年之好，你與我開口說話。公公，未曾說話，將我包裹雨傘拿來。〔金星白〕三聲叫了二聲，還有一聲。〔小生白〕一定要叫。〔金星白〕一定要叫。〔小生白〕待我再叫來。槐陰樹！槐陰樹！我與娘子配合百年之好，你與我開口說話。〔土地上白〕槐陰開口把話提，叫聲董永聽端的。你與娘子成婚配，槐陰與你做紅媒。〔小生白〕世間那有這種道理！〔唱〕

蹣蹣蹣蹣真蹣蹣！那有個啞木頭把話來提？轉面來見槐陰施下一禮，拜上槐陰老紅媒。回頭來見公公又施一禮，公公、大姐聽端的。上無片瓦來遮體，下無良田來度日，寒窳無有半升米，飢寒二字埋怨誰？〔金星唱〕
董永休要淚悲啼，老漢有言聽端的。上無片瓦不怨你，下無良田情願的。夫妻見過和氣禮，老漢保你百日夫妻。

〔小生白〕公公過來。先前言道配合百年之好，如今百日夫妻，我要她何用？〔金星白〕青天白日，不是白日夫妻，還是黑夜夫妻不成？〔小生白〕公公我把你好有一比。〔金星白〕好比何來？〔小生白〕白鐵

打刀。〔金星白〕此話怎講？〔小生白〕口捲得快吓。〔金星白〕閒話休提。將娘子帶到傅家上工，老漢我要告辭了。〔介〕那裏去？〔小生白〕送過公公。〔金星白〕不要你送。〔下〕〔七姐白〕相公，到傅家往那路而去？〔小生白〕走上路而去。〔七姐白〕相公請。〔小生白〕大姐請。〔七姐白〕妻後夫前。〔小生白〕家道貧寒。妻前夫後。〔七姐白〕有福有壽。〔小生白〕大姐請。〔七姐白〕我先行一步，你隨後就到。〔小生白〕公公上大路走起，大姐也上大路走起，我不免下大路逃走。〔金星暗迎上白〕你只書生起了拋別之意，你往那裏而去？〔小生白〕多蒙公公主婚，我忘記問你老人家尊諱。〔金星白〕老夫姓金名日生，蓬萊人氏，你要記下了！〔小生白〕送過公公。〔金星下〕〔七姐上白〕相公爲何不來？〔小生白〕上路隔水，下路行走。〔七姐白〕相公，這番請你上前，妻子隨後。〔小生白〕哎，娘子，方才說過：妻前夫後，有福有壽。〔七姐白〕相公你要來也。〔下〕〔小生白〕公公也下大路走了，娘子也往下大路走了，我不免上大路逃走。〔金星又暗迎上白〕唔唔唔，你又往那裏去？〔小生白〕哎，公公你是個精？〔金星白〕我不是精。〔小生白〕你是怪？〔金星白〕我不是怪。〔小生白〕不是精不是怪，爲何老拉了我，是何道理？〔金星白〕你上天也離不了我，下地也離不了我。你走一尺，我走一丈；你走百步，我一步趕上。你要打點了！老夫少陪了。〔下〕〔小生白〕送過公公。真正奇怪！〔七姐上白〕相公你爲何又不來？〔小生白〕娘子哎！〔唱〕

亦非董永將你拋撇，有多少原故在其間；我到傅家生活做，娘子怎受這熬煎！〔七姐唱〕
雖到他家爲奴賤，奴家也會洗衣漿裳。等到三年長工滿，夫妻雙雙轉家園。〔小生唱〕

娘子說話真良賢，不由爲夫把心寬。深山鳥鵲喳喳叫，水中魚兒把身翻。娘子行路慢慢走。（七姐唱）
不覺來到傅家灣。（小生唱）

來在傅家門前站。你教我見員外怎樣開言？

（丑上白）窮不窮，富不富，二十個典當舖。有人問我姓和名，傅府官保大相公。董永你來上工來了？（小生白）正是。（丑白）啓稟爹爹，董永前來上工。（老生內白）帶到賬房騰賬。（丑白）隨我騰賬去罷。

（小生白）還有包裹沒有拿進。（丑白）快去拿來。（小生白）娘子，包裹拿來。（七姐白）你可說我來了？（小生白）呵呵，我未曾說。（七姐白）二次要說妻子來了。（小生白）知道了，大相公，包裹拿來了。

（丑白）隨我吃飯去罷。（小生白）相公，我還有兩傘在門外。（丑白）快去拿來。（小生白）知道了。娘子，雨傘那裏？（七姐白）二次可說妻子來了？（小生白）呀呀，我未曾說。（七姐白）二人一路進府。參見大相公。（丑白）這是你何人？（小生白）是我老婆。（丑白）呀呀，董永拐帶！拜請爹爹。（老生上白）忽

聽我兒請，上前問分明。何事？（丑白）董永帶一個老婆來了。（老生唱快板）

一見董永心惱恨，罵聲奴才小畜生！你爹爹一死才安下，爲何路上調釵裙？好好歹歹說實話，不然家法不容情！（小生唱）

員外不必怒氣生，去問釵裙就知情。（老生唱）

聽一言來察其情，轉面就問女釵裙。家住何州并何縣？姓甚名誰說分明！（七姐唱）

員外不必問姓名，我是董永結髮人。夫到天邊妻隨走，一同到你府償工銀。（老生唱）

既是同來償工銀，我今問你有何能？（七姐唱）

非是奴家說大話，一夜能織十匹紗綾。（老生唱）

董永老婆說大話，一夜怎織十匹紗綾？開言便把官保叫，無頭雜絲交與他人。

〔白〕官保過來。董永老婆明日五更天明織到十匹紗綾還則罷了。（丑白）倘若無有？（老生白）將

他二人打入監牢。（下）〔丑白〕董永那裏？我爹爹講道：將你二人打入機房，明日定要十匹紗綾。（小生白）

倘若無有？（丑旦）將你二人足拐敲碎！（下）（小生唱）

聽一言來心頭煩惱，叫一聲娘子細聽根苗：初進府來海口誇了，天明亮無紗綾定打不饒。（七姐唱）

我的夫休得要心煩惱，十匹紗綾小事一條。你大胆機房去睡覺，五鼓天明自有紗綾交。（小生唱）

我着急，他在笑。我的心下似火燒。十匹紗綾事非小，五鼓怎有紗綾交？含着悲淚去睡覺，我好似祭神的猪羊

等待明朝。（下）（七姐唱）

起程時衆仙姐把話講了，倘若是我有難蘭香來燒。手捧清香來祝告。（衆仙女過場唱）

怕的是衆仙姐要下鵲橋。（衆仙女又上唱仙腔）

香烟飄渺上天庭，想必七妹有難星。姐妹夥裏駕祥雲，忙忙落在傅家門。

〔白〕拜請七妹。（七姐白）忽聽人言語，上前看分明。參見仙姐。（丑旦白）請下姐姐所爲何事？（七姐

〔白〕妹妹下凡，誇下海口：一夜能織十匹紗綾。有勞姐姐們與我幫忙。〔丑旦白〕這點小事，由我担負。

〔七姐白〕有勞仙姐。〔丑旦白〕衆位妹妹，織布一更什麼叫？〔衆白〕一更蚊蟲叫。〔丑旦白〕待我織個蚊蟲叫起來。〔唱〕

一更一點正好眠，一更一點正好眠；一更蚊蟲叫了一更天。蚊蟲我的哥！你在那廂叫，奴在這廂聽，叫得奴家痛傷心！傷心痛，越叫越傷心。娘問女兒：什麼叫？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

〔白〕二更什麼叫？〔衆白〕二更哈螞叫。〔丑旦白〕待我織個哈螞叫起來。〔唱〕

二更二點正好眠，二更二點正好眠；二更哈螞叫了二更天。哈螞我的哥！你在那廂叫，奴在這廂聽，叫得奴家痛傷心！傷心痛，越叫越傷心。娘問女兒：什麼叫？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

〔白〕三更什麼叫？〔衆白〕三更孤雁叫。〔丑旦白〕待我織個孤雁叫起來。〔唱〕

三更三點正好眠，三更三點正好眠；三更孤雁叫了三更天。孤雁我的哥！你在那廂叫，奴在這廂聽，叫得奴家痛傷心！傷心痛，越叫越傷心。娘問女兒：什麼叫？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

〔白〕四更什麼叫？〔衆白〕四更斑狗叫。〔丑旦白〕待我織個斑狗叫起來。〔唱〕

四更四點正好眠，四更四點正好眠；四更斑狗叫了四更天。斑狗我的哥！你在那廂叫，奴在這廂聽，叫得奴家痛傷心！傷心痛，越叫越傷心。娘問女兒：什麼叫？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

〔白〕五更什麼叫？〔衆白〕五更金雞叫。〔丑旦白〕待我織個金雞叫起來。〔唱〕

五更五點正好眠，五更五點正好眠；五更金鷄叫了五更天。金鷄我的哥！你在那廂叫，奴在這廂聽，叫得奴家痛傷心！傷心痛，越叫越傷心。娘問女兒什麼叫？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老媽媽睡覺許多的囉唆！〔同下〕

下部：董郎分別

〔小生上唱〕

多虧了我賢妻能織綾緞，三年長工改作百天。傅家辦了餞行宴，實實難捨又難分。一步來在三叉路，等候娘子一路回還。〔七姐上唱〕

傅奶奶辦了餞行酒，實實難捨又難丟。悔不該貪戀了紅塵錦綉，悔不該與董郎結下鸞儷。董郎夫在前慢慢走，他那知張七姐要將他丟。行來不覺三叉路，見董郎，換笑臉，解開眉愁。

〔小生白〕娘子爲何來遲？〔七姐白〕兩足疼痛，難以行走。〔小生白〕告別一時。〔七姐白〕那裏去？

〔小生白〕請乘小轎，抬我妻子回家。〔七姐白〕豈不花費我夫銀錢？挨行幾步，也就是了。〔唱〕

忙挨起來忙挨起，今日分離他不知。行來槐陰生巧計，叫聲董郎把話提。

〔小生白〕妻呀，爲何二次停步不走？〔七姐白〕那裏知道，你我成婚之時，多虧槐陰樹月老紅媒；今日